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一

1 普 4
460
11



四
號
卷



五
引
四
目
鐘
十
三
鐘

沈下賢文集序

文章盛衰與世升降唐之文風大振于貞元元和之間韓柳倡其端劉白繼其軌當時學者涵濡游泳攬其英華洗濯磨淬輝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拔出流俗自成一家之語則吳興之文是已公諱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年登進士第歷辟藩府嘗游韓愈門李賀許其工爲情語有窈窕之思其後杜牧李商隱俱有擬沈下賢詩則當時稱聲甚盛而存于今者既不盡見世之所有復舛錯訛謬脫文二句十有三項得善本再加校覈皆得其正恐其藏于篋笥不得與好學之士共其玩繹因欲命工刻鏤以廣其傳惜乎志有待而未能也元祐丙寅十月一日題

求記載有二十卷本云刊于元祐丙申攷元祐元年歲在丙寅至甲戌改元紹聖中間不應有丙申蓋卽此本而曾誤記寅爲申二十卷亦誤倒其文也遵王書亦多得之絳雲樓絳雲目唐人集類祇有九卷本然則遵王所謂宋刻者不必盡屬可信且季氏延令書目載鈔本二冊均十二卷季氏書又多得之遵王則敏求記所稱元祐刊本二十卷者直是據題記而敘述不明矣自是以來東南藏書家所傳皆十二卷鈔本故近人官私目錄錢季而外如孫氏祠堂書目陳氏稽瑞樓目張氏愛日精廬志黃氏士禮居題跋記丁氏持靜齋目陸氏韻宋樓志或云舊鈔或云鈔校以余攷之舊鈔不如此之多抵皆一本傳錄編目者

從而引重耳張孝達制府書目會問註有萬曆丙午刻本云罕見按王文簡池北偶談載沈下賢集十二卷前有宋無名氏元祐丙寅十月一日題語與此本同而未有萬曆丙午閩人徐燭興公跋云鈔諸焦太史者後附張祐杜牧李商隱三詩黃俞邵得之周櫟園戶侍得之謝在杭方伯家然則萬曆丙午並無刻本池北偶談言之詳矣此本爲吾友葉吏部煥彬麗廈中臧書不知何時所鈔紙色甚舊鈔手亦工整惟與全唐詩全唐文所載多有異同謹依原書付刊不敢增刪竄改惟顯然譌繆者則略加刊定以便雒誦焉繕錄旣畢復屬長沙郭茂才直夫主校勘而躬督手民付梓是役也費泉四萬餘凡三閱月而工竣書

狀祭文一卷杜牧李商隱集均有擬沈下賢詩則亞之固以詩名世而此集所載乃止十有八篇其文則務爲險崛在孫樵劉蛻之間觀其答學文僧請益書謂陶器速售而易敗煨金難售而經久送韓靜略序亟述韓愈之言蓋亦戛然自異者也其中如秦夢記異夢錄湘中怨解大抵諱其本事託之寓言如唐人后土夫人傳之類劉克莊後村詩話詆其名檢掃地王士禎池北偶談亦謂弄玉邢鳳等事大抵近小說家言考秦夢記異夢錄二篇見太平廣記二百八十二卷湘中怨解一篇見太平廣記二百九十八卷均註曰出異聞集不云出亞之本集然則或二之偶然

戲筆爲小說家所採後來編亞之集者又從小說摭入之非原本所舊有歟此本前有元祐丙寅重刊序不署姓名錢曾讀書敏求記乃稱爲元祐丙申刻考元祐元年歲在丙寅至甲戌已改元紹聖中間不應有丙申蓋卽此本而曾誤記寅爲申又是集本十二卷曾記爲二十卷亦誤倒其文也池北偶談又記末有萬歷丙午徐燊跋此本無之而別有跋曰吳興文集十二卷義取艱深字多舛脫不可卒讀因從秦對巖先生借所藏季滄葦鈔本校閱一過題曰辛卯仲夏有小印曰邦采不知爲誰然則此本校以季氏本季氏本鈔自錢氏宋刻其源流固大概可見矣

沈下賢文集目錄

沈亞之字下賢

第一卷

賦 夢遊仙賦

柘枝舞賦

古山水障賦

詩 虎丘山真娘墓

春詞贈元微之

題侯仙亭

荅殷堯藩贈罷涇原記室

望前舡寄侯郎

別龐子肅

春色滿皇州

宿白馬津寄寇立

汴州舡行賦岸傍所見送文穎上人遊天台

寄王直方

題海榴樹呈八叔大人

送龐子肅

西蕃請謁廟

觀百官獻壽

山出雲

曲江亭望杏花發

村居

第二卷

雜文 湘中怨解

文祝延

為人撰乞巧文

祝栲木神文

雜記

秦夢記

第三卷

雜著 夏平

旌故平盧軍節士

萬勝岡新城錄

魏滑分河錄

學解嘲對

第四卷

雜著 異夢錄

誼鳥錄

李紳傳

馮燕傳

郭常傳

喜子傳

第五卷

記上 河中府參軍廳記

歌者葉記

閩城開新池記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整屋縣丞廳記

都梁山倉記

華州新葺設廳記

隴州刺史廳記

第六卷

記下 櫟陽縣丞小廳記

解縣令廳記

兵法尉廳記

移佛記

謫掾江齋記

杭州場壁記

復戒業寺記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第七卷

書上 上冢官書

上李諫議書

與薛浙東書

上壽州李大夫書

與徐中丞書二首

與李給事薦士書

第八卷

書下 與潞鄜州書

與潞州盧留後書

與同州試官書

與京兆試官書

荅馮陶書

荅李生書

上鄭使君書

荅馮兄書

荅學文僧請益書

第九卷

序 送張使君序

送叔父歸覲序

送田令二子序

送韓北渚赴江西序

送韓靜略序

別前岐山縣令鄒君序

別權武序

敘詩送李膠秀才

送杜愷序

送同年任畹歸蜀序

送受降城使序

敘草書送山人王傳父

送洪遜師序

行勉贈尅躬先生

第十卷

策問并對

試進士策問

西邊患對

省試策三道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第十一卷

碑文 臨涇城碑

墓誌 僧靈祐塔銘

涇原節度李常侍墓誌

郭公墓誌

故太平令李寰墓誌

李氏墓誌

韋婦墓誌

盧金蘭墓誌

表 劉薰蘭

題劉薰蘭表後 南卓附

第十二卷

行狀 爲宿賓撰行狀

祭文 爲韓尹祭韓令公文 祭李少尹文

祭胡同年文

祭故室姚氏文

爲人祭媵者文

劉巖夫哀文

祈雨文

郢州修明真齋詞

目錄終

沈下賢文集卷第一

吳興沈亞之下賢

賦

夢遊仙賦

余昔一夢寓遊一方樂態甚適覺而作賦題之夢遊仙其詞曰

杳漠漠兮昇絕垠雲轡九天兮越崇門星昡曉以淡白瀾咽澐于錦礫石榴笑而纖娥喜闈導余而就將止襲烈蕙之芳風送麗音於遼耳目恣邁而多適吾超超其樂此銀墉兮桂廂差瑤階兮上玉堂捲紅幕兮發繡戶中有人兮結清處語媽延兮情綽捨命余廕兮蘭之厦迴穠顏以一

顧鬢嬌眸而融冶煙津兮玉盤火桂兮炮鸞鼎娥司味和
苦酸羸吹既調夏湘絃合吾飲食兮樂吾後園乃稱詩曰
白日低兮春塘滿紅華芳兮草芽短菱結帶兮荇含絲設
遨遊兮遵佳期又詩曰穠光醉兮昏縣縣焉與久兮樂萬
年春雷連兮未央吐芳意於荃言忽發寤以無覩魂迷
念兮情牽既諒人生之皆夢孰云夕非而晝是馳詠想之
悠悠兮軸吾情於萬里

柘枝舞賦

并序

往者某值宴於鄭魏之侯坐於客序樂作堂下行舞男女
紛雜交貫率以百品而觀者蓋晏然既罷昇鼓堂上絃吹
大奏命爲柘枝舞則皆排目矢坐客曰今自有土之樂舞

堂上者唯胡部與焉而柘枝益肆於態誠足以賦其容也
因顧余緒之以洗客念賦曰
昔神祖之克戎賓雜舞以混會柘枝信其多妍兮命佳人
以繼態撼隆冠之繁珂兮披文纓於大帶跪閃舉以揮猶
兮拖旋襟之檐曳驚遊思於情杳兮注橫波於穠睇顧巧
度之無窮兮將多變而若雲揚厲唱於鼙鼓兮儼蘭露之
芳津汨俯俯以裊影兮蕩風蕖於橫茵愕兮若驚弛兮若
嬾歛然遠姹翔然嫵婉振修袖以拋拂兮韜纖肱以揉縮
差重錦之華衣候終歌而薄袒既而抑倚昂拚蹈節振臂
驅捷蹠以捉碎盡戎儀於弱媚見孫律於武姓入西河之
劍器曲響未遒邊風襲吹聞代馬之清嘶發言禽於詠類

客曰若此之狀也以鄭衛而前陳吾固知其將墜

古山水障賦

和史館陳學士作

挹清臣之嘉思兮信竦予以峭孤迴補籍之暇筆兮賦他
山於遺圖擲崑崙於訥口兮若含采而咀蘭惟古工之包
化兮啟羣峯於無間勢蹙巘以特起互騰排而上干翠參
差以玉立俱竦竦以攢攢於是瀕以長瀾森以怪木瑟汨
慄飄淒煩蕩燠浸平繚於楚澤冶妖韶於陽谷低霾橫暝
兮陳半腹夢雨神雲兮澹而不歸怨摛惹乎岩曲縹薛青
離兮事幽澁細澗縣流兮洞噴噎山之人兮夕忘寐而坐
忘興帷紺枝兮帶黃葛煖草被崖兮垂綠髮翺鸞翔翠相
追征兮振錦舒繡錯以明兮嘒羈酸雌裂皆吻兮風號穴

怒寥而清兮山中之木何凋榮兮

詩

虎丘山真娘墓

金釵淪劍壑茲地似花臺油壁何人值

值一作遇

錢唐度曲哀

翠餘長染柳香重欲薰梅但道行雲去應隨蝶夢來

春詞酬元微之

黃鶯嘒時春日高紅芳發盡井邊桃美人手煖裁衣易片
片輕花落剪刀

題侯仙亭

新剏仙亭覆石壇雕梁峻宇入雲端嶺北嘯猿高枕聽湖
南山色捲簾看

沙集一
三
答殷堯藩贈罷涇原記室

勞君輟雅話聽說事疆場提筆從征虜飛書始伏羌河流
辨馬嶺節臥聽龍驤孤負平生劍空憐射斗光

五月六日發石頭城步望前舡示舍弟兼寄侯郎

客子去淮陽逶迤別夢長水關開夜鑲霧棹起雲涼煙月
期同賞風波忽異行隱山曾撼櫂轉瀨指遙檣蒲葉剪刀
綠筠筒楚糗香因書報司遠爲我憶檀郎

別龐子肅

自謂應僊才丹砂幾煉迴山秋夢桂樹月曉憶瑤臺雨雪
依巖別煙雲逐步開今朝龍仗去早晚鶴書來

春色滿皇州

何處春輝好偏宜在雍州花明夾城道柳暗曲江頭風軟
遊絲重光融瑞氣浮鬪雞憐短草乳燕傷高樓綉轂盈香
陌新泉溢御溝迴看日欲暮還騎似川流

宿白馬津寄寇立

客騎聽蛩嗟秋懷似亂砂劍頭懸日影龜鼻落鐙花天外
歸鴻斷漳南別路賒聞君同旅舍幾得夢還家

汴州舡行賦岸旁所見

古木晚蒼蒼秋林拂岸香露珠蟲網細金縷兔絲長秋浪
時迴沫驚鱗乍觸航蓬煙拈綠線棘實綴紅囊亂穗搖颺
尾作幽根掛鳳腸聊持一濯足誰道比滄浪

送文穎上人遊天台

露花浮翠瓦鮮思起芳叢此際斷客夢況復別志公既歷
天台去言過赤城東莫說人間事崎嶇塵土中

宿後自華陽行次昭應寄王直方

重歸能幾日物意早如春煖色先驪岫寒聲別雁羣川光
如戲劍帆態似翔雲爲報東園蝶南枝日已曛

題海榴樹呈八叔大人

曾在蓬壺伴眾仙文章枝葉五雲邊幾時奉宴瑤臺下何
日移榮玉砌前染日裁霞承雨露凌寒破煖占風煙應笑
強如河畔柳逢波隨浪逐張騫

送龐子肅

三年遊宦也迷津馬困長安九陌塵都作無成不歸去古

來妻媭笑蘇秦

西蕃請謁廟

肅肅層城裏巍巍祖廟清聖恩覃布濩異域獻精誠冠蓋
分行列戎夷辨姓名禮終齊百拜心潔表忠貞瑞氣千重
色簫韶九奏聲仗移迎日轉旌動逐風輕休運威儀正年
推俎豆盈不才慚聖澤空此望華纓

勤政樓下觀百官獻壽

御氣黃花節臨軒紫陌頭早暘生綵仗壽色入仙樓獻壽
皆鵷鷺瞻天在冕旒菊罇開九日鳳麻啟千秋樂闋祥煙
起杯酣瑞影收年年歌舞夕此地慶皇休

山出雲

片雲朝出岫孤色迴難親
蓋小辭山早根輕觸石新飄揚
經綠野明麗照青春
拂樹疑舒葉臨江似結鱗
從龍方有感捧日豈無因
看助爲霖去恩霑雨露均

曲江亭望慈恩杏花發

曲臺晴望好近接梵王家
十畝開金地千株發杏花
帶雲猶誤雪映日欲欺霞
紫陌傳香遠紅泉落影斜
園中春尙早亭上路非賒
芳景偏堪賞其如積歲華

村居

無樹巢宿鳥無酒共客醉
月上蟬韻殘梧桐陰繞地
獨出村舍門吟劇微風起
蕭蕭蘆荻叢叫嘯如山鬼
應緣我憔悴爲我哭秋思

沈下賢文集卷第一終

沈下賢文集卷第二

吳興沈亞之下賢

雜箸

湘中怨辭 并序

湘中怨者事本怪媚爲學者未嘗有述然而淫溺之人往往不悟今欲槩其論以著誠而已從生聿敖善誤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垂拱年中駕幸上陽宮大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渡洛橋聞橋下有哭聲甚哀生下馬循聲索之見有豔女繫然蒙袖曰我孤養於兄嫂惡常苦我今欲赴水故畱哀須臾生曰能逐我歸乎女應曰婢御無悔遂與居號曰汜人能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辨之書

亦嘗擬其詞賦爲怨句其綺麗絕世莫有屬者因謾光風
詞曰

隆佳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願室英與處萼兮潛
重房以飾姿見雅態之韶羞兮蒙長靄以爲幃醉融光兮
渺渺瀾瀾迷千里兮涵煙眉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婀娜之
穠條兮騁盈盈以披遲酡遊顏兮倡蔓卉穀流電兮石髮
髓旋生居貧汜人嘗解篋出輕繒一端與賣胡人酬之干
金居數歲生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湘中蛟宮之娣也謫
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畱君所欲爲訣耳卽相持噓泣生
畱之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之兄爲岳州刺史會上巳日
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吟曰情無垠兮

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艦浮漾而來中爲
綵樓高百尺餘其上施幃帳欄籠畫飾帷褰有彈絃鼓吹
者皆神僊蛾眉被服煙霓裾袖皆廣長其中一人起舞含
頰淒怨形類汜人舞而歌曰泝青山兮江之隅拖湘波兮
裊綠裾荷卷卷兮情未舒匪同歸兮將焉如舞畢斂袖翔
然凝望樓中縱觀方怡須臾風濤崩怒遂迷所往元和十
三年余聞之於朋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怨蓋欲使
南昭嗣煙中之志爲偶唱也

文祝延

有引

文祝延之指其本禱祠閩人歌其質也閩侯居政民廕而
安他日侯恙在體巷野之祈祠于神者皆以請侯益憂焉

得聞而詞迺舒其俗以爲言俚不足自道或謂軍副者亞
之能變風從律善闡物志因耆耄爲請於是爲文以通其
意且以古之得人者皆祝延之今復用言命爲篇其詞二
闕

山之杭杭兮水壖壖吞荒抱大兮沓疊層騰氣清渾兮朝
昏神生其中兮宅幽凝居如山兮惠如水處端卓兮赴下
而忘鄙集人之祈兮從人之所市攀清明兮叩髣髴我民
請兮期吉日顧聽誠兮陳所當侯字民兮恩如光照導兮
天覆惠流吾兮樂且康恭聞侯兮飲食失常民縈憂兮心
苦創飽我食兮侯由有穀神有澤兮宜廕沃脫侯之恙兮
歸侯之多福羣卑勤之恭潔兮鑒貞盟乎山竹

右一闕爲祈

兜載吹兮音咿咿銅鏡呶兮呼眠睢樟之蓋兮麓下雲垂
幄兮爲帷合吾民兮將安維吾侯之康兮樂欣肴盤列兮
荅神神擺漁篁兮降拂窳右侍妓兮左夫人態修邃兮佻
眇調丹含瓊兮瑳上聲佳笑馨炮羶燔兮溢案豆爵盜無虛
兮果蔗雜侑陳清醑兮流融光巫裾旋兮覲袖翔瞪虛凝
兮覽迴揚語神歡兮酒未央望吾侯兮遵賞事朝馬駕兮
搦玉轡千弭亟弦兮森導騎吾何樂兮神軒維侯之康兮
居遊自遂

右一闕爲酬

爲人撰乞巧文

爲史館陳學士作

邯鄲人妓婦李容子七夕祀織女作穿鍼戲取茗篲芙蓉
雜置席上以望巧所降其夫以爲沈下賢工文又能剗窈
窕之思善感物態因請撰爲情語以導所欲歌曰惟雲渚
之辰秋兮天曠碧以凝暮懸韶桂於姁月泣明淚之清露
卽阿房之將期儼龍輪以就馭恭聞司巧之多方修馨香
以奉具竊獨溺於自私希靈娥之所付洞碧凝其異質兮
韻虹隆於靈霽假文羽於孔雀兮而使擅夫佳麗戴雲蟬
之重綏兮塗蠻金於綺簪細綃縷於藕腹兮差蓮跗以樣
齒合纖爪以蟲絲兮裊簷機之夕綴是物之巧功善飾願
賜妾於鍼紉也葩萼鬱於穠妍包多宜以善喜引纖吹於
輕飈若將翔而復倚醉春光之流景播清香於萬里霞煙
出乎無間縹杳眇以斐亶若披若曳兮捲平林兮橫曉水
襲霽旦之繁芳兮因隱映而層綺淡冉冉其夥容世無容
以偕此是物之巧容善態願委妾於態媚也短蒲狹浹兮
曲湔溢鳩鵲鴛鴦兮引乳娣喜音清諧兮蕩演曳牽游裾
之低凝兮蔓春心於淇裔枯寒勁榦兮憶棄葉擺風叫夜
兮畱燥雪流韻淒澁兮決嚙咽吟夢語之漣漣感霜鐘之
流越是物之巧音善感願付妾於管絃也

祝櫛木神文

并序

謫掾秋病偃於漢之陽悅而夢鬼其形甚穢長股短胸薄
頂無尻禿眉獠吻嗜痔而饗諦視睽睽嚙氣腥臊指人生
寒栗肌撻毛及寤怪歎以告筆吏王局局曰斯癘鬼也亞之

曰癘鬼何端而侵我乎肩曰癘之爲情惡儻儻而狎睢同
立爲仇同惡扶依依邪博影倒步側趨託舌附語以調淫
巫今掾之爲人體曠清虛樂能惡汗內曠外疏翱翔自儀
舉止無虞不機不局爲所啁也無乃異乎亞之曰何以去
斯患也吏曰肩聞之楸木之神其司郢土之陰可以酬而
訴也願召巫用酒殽以寄詞爲祝使其有媿必榜且戮掾
無鬱也於是乃與譔爲祝言一闕以道所惡其詞曰
傾江漢之瀾兮淘晨雲於宿靄惟附巘之橫峯兮瀉甘灣
之清泚聞楸木之畱古神兮宅同麗之荒邱茹清明之靈
英含瑞光而爲體與午節及皎峭兮惡晴明之暗靄粵客
子之何羈兮啁吾血於癘鬼癘鬼之狀草荆樸檉蹴折兮

蝮背棚橫兮蠱腹板聲語虬反兮薄頂而蛇頰颯揆兮赤臉
而鼠目伺差池於隙情兮投怪言以禍福拒良藥於煩痰
兮謗嘉肴而謂之毒衣去聲戾氣以爲介兮避神丹之利鏃
彼怪魅之橫險兮非神君兮孰能以族洗苦心而爲調兮
望皇靈於楸木

雜記

沂水北一百里有峴曰將軍甚靈民置祠於路左享之不
已將軍曾爲五郡牧常姓名玄通因築城失主將意而斬
之其屍數日不仆今有臺曰立屍臺西南有山爲鞍山山
北有關謂之穆陵李師古不臣作鎮于此防遏不意元和
初罷之西有沂山山有廟則東安公也沂州刺史每春自

禱恩是山山有谷九十九所河分八曰沂曰汶汶東注沂南流入清道沂州山東南有山曰太平山頂平可八九十里頃歲有寇曾居之山北十餘里有樹五檀也

秦夢記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橐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王內使廖家廖舉亞之秦公召之殿膝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彭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左使西乞伐河西晉秦郊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聳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酒婦可乎

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尙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迎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著偏袖衣裝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樣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使館居之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由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下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爲秦以女樂遺西戎戎主與廖水西兩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悅受嘗結裙帶之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秦公之始平公主忽無疾卒公追

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輓歌應教而作曰泣葬
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
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善
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
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鬢髯莎雜英滿地兮春色
煙和珠悲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
亦送葬咸陽原宮中十四人殉之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
臥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入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
謂亞之曰本以小女相託久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
物故弊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卽不能
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

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
不忘君恩如今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
擊鼙附髀嗚嗚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壽
予願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揚歌以塞別公命遂進筆視亞
之受命去而歌辭曰擊鼙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淡如雨欲
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綉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
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道
之四座皆泣旣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
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窗紗檀點依然宮人
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
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胭脂

沈集二
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已返吏曰公命盡此且去
亞之與別未卒忽驚覺臥邸舍明日亞之與友人崔九萬
具道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葬雍橐泉祈
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誌說如九萬
云嗚呼弄玉既仙矣惡又死乎

沈下賢文集卷第二終

沈下賢文集卷第三

吳興沈 亞之 下賢

雜箸

夏平

夏之爲郡南走雍千五十里涉流沙以阻河地當朔右名
其郡曰朔方其四時之辰天暑而延冬其人毅其風烈其
氣威而勵易憤而難平夫豈難平之狀在陽爲悖在陰爲
狠悖爲不平者在上暴橫而爲也在下殘突而爲也狠爲
不平者在上蔽惑而爲也在下憤激而爲也元和初夏之
節度韓將軍入覲其甥楊琳爲之後以兵叛天子命將軍
演伐之既至盡殺其屬將曲直者無別罪併俘其家娣弟

妻子乃以其善貌擇入其餘均賞麾下騎士皆得肆辱汚
明年拜右衛李將軍愿爲尙書出代演爲政至其城察民
氣色不得平乃畱意於察果得之卽令曰天子愍不辜久
而命四方爲政執事觀察之夫楊琳叛脅其良人良人以
骨肉妻子故不能得止又不能卽死制已在人今皆以是
罪戮之矣其娣弟妻子當免者不宜復蓄汗且又皆良人
子等類耳寧幸如是乎今幸盡籍出之無得隱吏更察敢
有如是者斬於是尙書愿乃以蓄馬爲則酬得所虜者相
其當直其人皆死志積冤憤旣出則豁其所蓄道路呼聲
四逸有感憤不勝于心者則仰而號俯而踊退而變爲喜
而舞謠其德聲雜調齊感如是連日改旬而后已是則條

理其政如此其氣復能爲悖邪夏之屬土廣長幾千里皆
沙流屬民皆雜虜虜之多曰党項相聚於野曰部落其所
業無農桑事事畜馬牛羊橐駝廣德年中其部落先党項
與其類意氣不等强者有牛羊橐駝其後更酬殺轉轉六
七十年莫能禁道路殺掠以爲常與華民迫貨馬牛羊橐
駝者貨已輒以壯騎從捷道伺險擊華民華民脫死者幾
希矣尙書公旣按察部落盡知其猾大者死小者盟又令
曰今盟矣敢有叛者滅之其後有人貨得一馬厚價善色
駭而逸亡其所就月餘奔歷數帳異逐之又至一帳帳之
老乃與相執而詣公居請曰有馬逸來莫知其所由自後
更歲故亡馬者得復之則整頓其弊如此其氣復能而很

耶夫政之不明則平不得施於氣色笑語法不清則平不得信於市貨理化昔者周公之爲政處于相則天下平處于東則一方平今夏北一方也得其平如此豈在位者而知周公之道耶乃藉所以於篇以明善理云耳

旌故平盧軍節士

郭昉郭航本不同族皆家平盧軍昉父珍岑舉進士與權皋箸作同上第天寶末燕人叛雖以戮自是而齊趙之間頗聞其強矣昉既壯能習先人所業復舉進士時權相國爲禮部尚書書其所立欲擢之及聞家居非地卽罷選歸而亦爲師古所辟昉與故渤海人高銖爲等伍師古死師道伐之復用銖昉爲從事有頃常山帥卒其卒請嗣帥未

得命師道亦遣甲卒萬人北渡河太原以爲顧望銖昉相與議語謂蔡燕之侯初封欲令師道先之爲朝省以樹大效乃說曰傭有操鋤爲人治稼者能勤穀滅稂歲得均穡至於傭子旣專地自入其伍益相辦助或謂之語曰田人百畝成而餉之直幾半足以飽三冬之腹至于所取非任賴主人土廣且寬之則曰可苟設一日篤其不奉亦奪矣是屬固不殍矣此借言於家人尙爾況傭於天子乎今河北之傭方貴其專田君侯寧可以假非於不理者誠能此時因今圖以盡入其地親謁闕下則君侯之功莫可與等保餉世世孱孫亦終不奪豈不偉哉夫舉食於人當渴飢之望也一飯千金不足者不能十金及飫而進於前雖海

陸備鼎顧與糠乾齒尚何所愧願君侯省之無爲人後事
將行左右者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物畏而不敢犯者以
能威自居也故盤林橫谷奮請以擘怒棹尾以倚嘯獸食
於羶豕麀鹿之肉及棄其所長而欲弭耳委首以待餒是
知懸於執者之手雖虺兒得以狎而搏如欲申步於咫尺
安得自遂也今公舍自食而自待餒其後亦能無恨乎孰
爲公計其事於是師道果大悔遂殺高鉢而昉以能善人
左右者開之故得無殺幽於蔡之鄙縣使人守其門親屬
通往來輒籍署更十餘歲當元和九年蔡帥少陽死其子
元濟欲以有父之地請於天子天子怒發兵圍之既急師
道亦悖乃陰爲之助明年秋師道兵萬餘東寇彭城入蕭

豐沛且敗而還因艱四境出入者月餘昉乃爲練縉書緘
之絮帑如顆遣航持詣彭城請其帥願得上奏將行執航
手曰努力慎勿洩言不吾名蓋假齊人劉諒耳非見帥無
得言吾書者航至彭城宗人運爲武寧虞候都使始航欲
舍之會運將兵出定豐未還航直詣賓府見郭行餘因曰
航母之子弟劉諒有帛書奏記陳叛兵者山川曲折之狀
願見將軍行餘得之喜悅起告其帥航見帥獨謂帥曰郭
昉爲之畏洩故假劉諒師道所信之吏也遂發書書詞云
願以兵三千人出滄洲用戈舡浮海萊淄之上此恃海不
備所處皆罪人謫吏無所與堅遂與上奏於是天子遣告
彭城帥知之帥以爲非昉書疑師道爲之以相誑誤故航

歸不得報獨告以信語航不敢復故道道迴遠數千里乃及昉所處未見昉且爲師道所召旣行與昉兄子會於道因竊謂曰今者航無狀受召豈前事之露耶且露航獨死終無所敗無憂也昉聞之幾自引死航本萊人嘗以氣敢聞於平盧軍及師道欲叛盡糜絡敢士故航在名中初航不知其召之所以也意謂知前謀竟憂死明年元濟誅又明年師道反詔遣大梁楚彭城蔡許滑魏之師合而四入於是彭城軍下魚臺入金鄉楚軍圍海取其二縣大梁軍攻考城得之滑蔡許共拔斗門至臨濮魏軍渡楊流占東阿再戰涉商屯鄆西六十里兵最近賊益敗故師道遣右將軍劉晤將握前後兵三十萬人出當魏魏兵日急晤晤

亦爲師道所篤乃歸斬師道盡以鄆城降得拜爲滑帥在十四年二月乙亥也高鉞以前箸跡追爲尙書蓋言寵之昉得以外郎爲滑從事詔令行餘爲記室行餘與昉會於河關之間昉謂行餘曰昉前者使航馳帛奏至彭城聞其還不聞其問今已死矣君知其請乎行餘曰請者云何昉猶能盡語軍中之詞矣行餘曰果然嗚呼航竟死矣莫不聞者嗟乎十四年余與李襲劉濛宿白馬津俱聞之於郭記室明日復皆如濟北濟北之人盡能言昉之節故悉以論著將請于史氏云

萬勝岡新城錄

元和九年蔡之帥死其子元濟以其土叛逸掠陳汝之間

冬縱兵臨壽春屠馬塘走其守令狐通焚霍邱淮南郡邑
大駭民人卷席而居上聞之怒謫其守明年春詔執金吾
李將軍馳傳出守之既至收其壞卒聚壽春城使人勞井
閭而市貨耕桑之業始復民人莫知復爲戰矣八月乙巳
夜引兵南出霍邱百四十里又折而西四十里營於萬勝
岡築新城初將度曰吾士卒萍合之眾也易散而難役吾
以築壘令之必苦難使寇聞之必襲吾思欲其自用乃召
諸將謂曰吾且日望其狀有寇謹備之令諸軍分營連諸
環迴之間十有餘里各視營之所向宜爲數堵之垣以禦
暴矢耳諸將素奇將軍言歸而亟曉其卒故所命立就將
軍與監軍使出周視之還至武寧大稱築者之能勞以酒

帛語寵其將因曰旣以幸周繚之善也他將恥其功之不
類乃復興卽日而垣周將軍監軍使出具牛酒爲勞困士
卒之樂又令曰山澤之地其土瘠漓今時方秋浸潦用事
謂眾之功難爲也願爲垣今日而周明日而壞吾爲諸君
惜之誠能致其厚則土藏去聲色氣脉力相輔雖霖潦不爲
患矣築者皆悅復爭爲厚及竟將軍監軍使出視之復勞
曰嗟乎諸君之能眾士之功也旣周且厚始謂其垣今則
城矣因自吟曰城乎城乎使其增數仞而飾之寇雖蚩尤
寧敢犯我乎遂歸諸將軍相謂曰乃者將軍之詞得無意
其高邪吾儻亦醜其卑矣復增其築於是新城遂具明日
寇果來望見皆愕然因至新城傍俱張喉高言指城上曰

爲我曹敬謝將軍乞詞而去諸將盡伏寇亦以王賢董仲
質營其側拒之十一月戊辰將軍將卒萬餘西渡澗渠上
史族岡與賊陣自平明至日中進退相延不得合及日側
將軍乃謀曰彼必乘暮伺吾還兵擊我必矣於是引兵急
攻寇寇延數里乃以精兵分伏其兩隅復自延退閒拔其
羸老先復令軍中曰皆坐賊之後見官幟有引渡者以爲
兵兵怠俱還遂大呼疾馳東下於是伏兵皆奮斷其後賊
大潰殺傷千餘生得數十人官卒死者亦數百人是時李
存亮爲先鋒將使百騎遊擊左右獨五人還馳如轂至賊
麾下斬其將王賢繼轡轉聞而歸十一年夏高霞寓敗於
隋唐既謫盡發其卒屬陳秋捕得寇兵盡罷南境之備俱

東備矣九月使偏將軍李曜領步卒數百人從險道夜
枚入寇境西過九女原百餘里屠其堡聚三十餘壘又使
義營諸將西北傍安陽山破其土附屯戍之眾數十百人
招其降民男女萬戶得其將二人用之久之朝之卿士以
爲將軍怠於戰或發其語而客亦有來語於將軍曰始天
下高將軍之義以將軍兵臨三州之寇謂一舉而取何爲
久不稱其獲與將軍曰子之望吾非也夫鋤深根者必利
其錘乃吾之部多吳楚耕販之人長習於沮澤之上彼魚
鳥之性生矣恇恇如兒其游翔之羣非不多也及撫掌而
駭之卽爭爲潰而寇亦素難吾名常以精卒待我今驅是
於谿谷之間與寇決鬪譬由畜彘之禦窮狼寧有所抗蓋

居之嚴城以固其意令旦暮從壁上望見寇騎號呼奔突之狀以熟其自然吾又常喻以風雲勝敗之語語之壯所恃如日熟而恃壯及其可用吾伺其利而擊期於必勝此吾所効也十一年冬詔書促戰十月乙未上遣中貴人來臨視將軍於是圖其陣於帳中令諸將各識其序旦暮擊鼓教士卒爲分合圓方之勢備盡所用將軍出客有難之曰自建中於今淮夷三叛其閒矣雖蒙赦令然未嘗斯須忘戰故介兵人傳其兵父訓之子孫兄教之弟非戰事不語是寇以將軍名聞天下固不敢犯自將軍西出疆也兵於萬勝城以控其要濠水而東連次淮江之閒郡邑之人耕桑自力輸轉相屬曾不爲寇虞此將軍之功也以強計

毅誠招其轉禍之人繼來如繩此將軍之用也今將軍不以此爲百全之基驅百越之人身自蒙堅而與必死之寇決命頃刻卽萬一有不知將軍之指東土之固將安仰哉對曰此吾以熟於計久矣然吾昔嘗仕於河塞十有餘年公若僂之亡伸也前行始入覲不意蒙寵於過悞使率師振旅吾之力唯其所指以死效夫馬隨羈而引者也羈之使馳則爲之馳緩則步安有擇塗陸而避僵蹶哉如有縱之不前銜之不止徒見撻之濺弃馬得延頸跪足以待御且聖上旦暮待績於吾中貴人繼至亦吾蒙羈之日也何敢自引於便而已矣遂以十一月庚辰夜漏過四十刻引兵西渡上吏蒞牧之下矚賊壘分銖皆察及日中風西猛

起折幹迴幟將軍謂中貴人曰今之候非其利也願屯兵
堡史蒞以伺之中貴人曰某受命視公戰不視公守將軍
不得已乃陣中軍爲前武寧軍次之左右輔皆親兵戰凡
十合會廬宣之軍居間聞戰聲自驚潰失次且遁是賊軍
方苦中軍武寧之殺傷幾欲引去廬宣之軍驚潰卽分精
兵數百勁突所潰以擊亡而將軍復與中軍武寧深逐賊
西行數十里因與廬宣之軍相奔廬宣之軍先遁去卒無
所傷至暮中軍力闕遂死其將曹推直張忠信楊渾等及
卒死者亦數百人武寧死者亦數百人還軍新城雖無功
者亦勞之以故士卒無戰苦畏叛之患時某客壽春得詳
其語而書之以備史聽

魏滑分河錄

九年冬爲節帥薛公作

元和八年秋水大至滑河南瓠子堤溢將及城居民震駭
帥恐出視水迎流西南行思欲以救其患亦頗聞故有分
河之事言其水嘗導出黎陽傍帥以其功尙可跡于是遣
其賓裴引泰請於魏曰河經地而東滑最大自洛以西百
流皆集於清而春秋隄防不爲固此將軍所明知也切以
黎陽西南其迴孺拒流以生衝激之力誠願決一派於斯
幸分其威耳今秋雨連久不閒洛滑以西稚川峻谷暴發
之水爭怒以走會卽河勢日夜益壯恐一旦城郭無賴謹
聽命於將軍魏帥許之其將卒吏民更請曰患難近也況
滑得水禍於天久矣魏何戚乃許移於已哉帥曰民前聽

沈集三
九
所語是黎陽與滑俱帝土否耶設人有不幸於水火而望
及於四海道路之人凡見其苦卽爲舉手寧皆有戚者夫
全大以弃細順理也且滑壁卒數萬人民不安生未知其
賴吾安敢以河鄙咫尺之地爲專惜乎願桑麻五穀之出
不能振百戶假如水能盡敗黎陽尙不足愛況其無有民
何患無土以食因召吏趨籍民地所當奪者盡以他地與
之籍奏天子天子嘉其意而可明年春滑鑿河北黎陽西
南役卒萬人閒流二十里復會于河其墾田凡七百頃皆
歸屬河南夏六月魏使楊茂卿授地滑帥令陳酒樂與浮
河新渠是日亞之以客得與故悉其事於兩帥之賓

學解嘲對

客有以今廩食之不充漕輓不勝於弊是勞遠而墮近以
問爲者余於是發憤數日故縷言而對之昔漢徙山東豪
富兼併之家以奉園邑凡百二十四萬戶又有南北東西
軍及匈奴雜虜以國眾來歸者仰給于漢未聞嘗俟輓於
吳越而後給也今以三千人食勞輸江淮歲貢三十萬斛
迎流越險復舡敗輓不得十半自渭以東督稽之宮凡四
十七署署吏不下百數歲費錢十千萬爲大數而部吏舟
傭相踰爲姦鞭榜流血酸苦之聲相聞禁錮連歲不解歲
千餘人雖赦宥而獄死者不可勝多矣甚非仁聖之所牧
人也乃者燕人叛玄宗南巡巴蜀肅宗勞兵於靈武及二
駕神遊代宗臨陝關中流離羸羊一羶當市錢二百千故

有輸轉之法雖救一時然終轉入於禍誠可以痛令雖未
可暴去且宜以三輔粟爲貢重資於農則耕稼自勤旬服
無曠土游人矣如此九年之蓄可以儲又何勞輸輓於遠
哉客曰敬聞其旨

沈下賢文集卷第三終

沈下賢文集卷第四

吳興沈 亞之 下賢

雜著

異夢錄

元和十年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
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於東池便館既
坐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游得記其異請語之客曰願備
聽隴西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
錢百萬質得故豪家洞門曲房之第卽其寢而晝偃夢一
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裝而高鬢長眉
衣方領綉帶紳被廣袖之襦鳳大說曰麗者何自而臨我

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客妾宇下焉有自邪鳳曰願示其書之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畱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示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累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卽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卻羅衣空換九秋霜鳳卒詩請曰何謂弓彎曰妾傳年父母使教妾爲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狀以示鳳旣罷美人泣然良久卽辭去鳳曰願復少賜須臾聞竟去鳳亦覺昏然忘有頃鳳更衣於襟袖得其詞驚眎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爲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

與賓府郡佐其宴客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有後至者渤海高允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瑀吳興姚合曰吾友王炎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鳴笳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悼悲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詩曰西望吳王國雲書鳳字碑連江起珠帳擇水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嘉之及寤能記其事炎本太原人也

誼鳥錄

貢籍中有鳥誼名者生商山始以誼聞商之貢來者云能

搏擊雀鷓以爲天子後宮遊戲貴幸宜進此以具樂後宮亦相尚奇飾之以綵絲合縷爲足縈垂綉以絳繒衣尾加鳴金撼如佩又指習其捷便指熟得如意後宮從上所遊幸者誇翫無厭春縱去秋輒復貢來誼鳥性與他禽不類色縹綠而文頸形大小類鷓而意氣貌狀復不類往往高林大木間同巢者累數百其春乳當爲食者還飼卽先稚或疾無別已兒也秋羅人捕貢設羅有誤中者卽羣眾相號呼若不忍去爭投下集羅以如是故誼鳥無別名沈子曰余幼過商山熟誼鳥事於其宿老今余適藍田郵夫唱傳曰誼鳥貢余初喜其以誼蒙幸則生爲梟鏡者遠遁而愧死其餘賊暴侵凌之類期不得自性矣及聞其用材則不然使移其心從搏擊者伍備娛一旦之遊而誼無所與何其失職也夫何其失職也夫

李紳傳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畱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病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堅爲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畱後使王澹專職爲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次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旣盡卽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眾欲寧飽眾腹曰請所欲曰我爲眾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

偽諾之召書記以疏聞紳聞之亡入錡內匿眾索不得及
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
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
行又如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此汝欲下從而先
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
令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所死在畏苦前幸耳錡
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爲錡言曰聞有許御史
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意自舉
受辭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
竟逆死

贊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山中

劉騰爲書以大之而紳之跡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
動顧眄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眾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
自効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馮燕傳

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爲擊毬鬪
雞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沈匿田閒
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鷄毬相得相國賈公旣
在滑能燕材畱屬中軍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
而望者色甚冶使人孰其意遂室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
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嬰會嬰從其飲類燕伺得
閒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脊

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墜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卽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巾明日嬰起見妻毀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爲眞嬰殺畱縛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乃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卽其他殺而安得獨存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小吏持抃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面千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且無令不辜者死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自言人乃燕也法司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誼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讚曰余尙太史言而又好敘誼事其實黨耳目之所聞見而爲余道元和中外郎劉元鼎爲語以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然而燕殺不誼白不辜眞古豪矣

郭常傳

郭常者饒人業醫居饒中以直德信饒江其南導自閩頗通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于饒者病且亟歷請莫能治請常常爲診曰病可去也估曰誠能生我我酬錢五十萬常因舍之先以針火雜治導其血開然後輔以奇藥誠曰弟無橐慮塊居月餘估稱愈欲歸常所許財常不聽估曰先生以寡與常曰不也吾直吾之藥計吾之功不能損千錢而所受非任反禍耳卒不內人以常爲詐而責

沈集四
五
常常曰夫販買之人細度而狹見終日希售權買計量於
豪銖之間所入不能補其望今暴奪之息財五十萬則必
追悵鬱惋寧能離其心且藥加於人病新去而六府方億
復有邑然之氣自內而伐卽不可救柰何彼方有苦時知
吾能治而告我我幸免之因利其財又使其死是獨不畏
不仁而神可欺者吾何敢欺沈亞之曰仲尼蓋言我未見
好仁者惡不仁者而後學之徒未聞明好惡也豈其言之
憤不足畏耶今世或有邦有土之臣專心聚斂殘割飢民
之食以資所欲忍其死而不愧受刑辱而無耻是亦不仁
甚矣終無有惡者郭常之賤而行之又焉得不稱於當時
哉

喜子傳

喜子者飢年女子小字也且困時蒙活於估人劉承家女
使喜子爲人惠口而柔顏承載與往來襄閩楚越之間常
之闔納貨與息客崔氏閩市中有韋生者居比屋與承喜
子旦夕交候言韋動悅喜子而承顧頗喜酒多亡故韋生
得縱語靡曼喜子旣拒韋益欲淫之會承欲北舟向利韋
思得與偕反圖假載於承承曰諾且承因匿貨坐抵禁繫
公室韋獨得與女子在舟因賂傍者教與語云承得死罪
事其財妾奴婢當輸入度終不能脫矣不如以財亡韋語
達喜子喜子立謀自殺卽夜就溺人相與出之幾死及蘇
復與言然知其妄乃已自是各去其後不復相聞事在元

沈集四
和四年中衛人程生爲之說讚曰吾聞程生云喜子之事
至死不變可謂烈嗚呼狐死正丘首而喜子之仁也

沈下賢文集卷第四終

沈下賢文集卷第五

吳興沈亞之下賢

記上

河中府參軍廳記

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參軍焉
觀其意蓋欲以清人賢胄之子第將命試任使以雅地出
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養之如此其差高下則以五府六雅
爲之次第蒲河中界三京左雍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故
其地益雄調吏者必以其人授焉噫今之眾官多失職不
失其本者亦獨參軍焉長慶二年余客蒲河中城某參軍
某族世皆清胄又與始命之意不失矣乃相與請余記職

官之本於其署

歌者葉記

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爲能盡青之妙也卽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振蕩再歌則行雲不流矣娥心乃哀然則韓亦能使透迤之聲環梁而凝塵奮飛微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爲人悲亦能爲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爲新聲亦尙感動人至唐貞元元年洛陽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歌於柳恭恭下之初與其曹十餘人居獨葉歌成無等後爲成都率家妓及卒死後來長安中而轂下聲家聞其能咸與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舉意則弦工吹師皆失職自廢旣罷聲黨相謂約慎語無令人

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崔莒賢而自患其室饒乃曰吾綠組初秩寧宜厚畜以自封耶遂大置賓客門下縱樂與遨遊極費無有所恡他日莒宴賓堂上樂屬因言曰有新聲葉者歌無倫請延之卽乘小車詣莒莒且酣爲一擲目作樂乃合韻奏綠腰俱屬葉曰幸終聲葉起與歌一解一坐盡貽是日歸莒莒沈浮長安數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莒能善人而優曹亦歸之故卒得不貢聲中禁葉爲人潔峭自處雖諸者百態爭笑於前未嘗換色元和六年莒從事岐公在朔方時余往謁焉會與公賓舍於郵在莒隣夜聞其歌有一人坐甚悲良久復悅其卒聲而悲悅再三曰孰爲之是欲吾不得自任耳明日問其狀乃葉爲也後莒

從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頰曰逝矣自趙璧
李元馮世稱爲知音之尤皆擅鼓絃又韞余言葉歌之使
其妙自備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韓舍之嗣與惜其終
莫有能繼聲者故余著之欲其聞於後世云

閩城開新池記

閩城吻海而派江輔山以居先時無安沼平池爲游舟娛
席之地而娉花媚竹散生擲華故酒笑酣視之晨而佳思
莫極矣高平公牧察之餘乃經度隙空之所因卑汗塹而
岸之浦嶼環迴之勢所造必勝羣山左右瀉影浮秀者輒
空而入十一月辛卯新池成明日軍副者亞之疾聞公延
護軍及羣從事絃工吹師裾袖之曹游池而酒旣坐謂軍

副亞之曰吾疏汗隙以就此而海波朝夕盈來之候遞輪
足給必爲我狀而石之以期乎不朽軍副者亞之不敢讓
遂執卮俯船祭酒于流因祝且詞曰水能濁清首冠五行
波流已大有神爲宰環塘縈縈爲公藻鏡新流泱泱與地
興祥嘉鯉鮓魴于水息昌嚙鱗噓虺卽水與死翠翠鳩鵲
浴涖眠睛新蒲翦翦扇荷擎擎時未云來勞思乃馨柘槿
紺竹滲縮醞沃延榮接姿以水爲祿輔佑堙隍吐孕百福
洪惟我公之明之通之智之忠保壽考兮與池無窮軍副
者亞之詞旣復再拜跪卮奉壽于公前公大喜還列就坐
以酒以歌日入而起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戰國南北書更言故世諸豪爭據于壽春或兵至百萬有不能得者豈地勢爲要津乎自建中已來淮夷窟叛於蔡天子之詔或討或赦由是壽春備爲東塞矣爲之守者皆佩將軍印幕府符書之設擬於方鎮而有副使之官焉元和中韋公武以殿中侍御史爲之九年秋蔡州叛壽春守令狐通引兵屯霍丘副使得孱卒百餘人畱郡中冬蔡兵大入馬塘寇鄧家城殺其將卒五千餘人盡擄民男女焚壞邑室而去郡中多驚駭民人多流其家而東副使因言壽春其地塹水四絡南有淠西遮淮潁東有淝下以北注激而迴爲西流環郭而濬入於淮此天與險於是也假如愚民能棄其業西流卽爲蓬徙塵走耳安與國是爲利耶

乃出家奴與民戶一丁但爲水工決安豐已南陂池會其流于城傍野中浸注於澤故居民流心稍稍復定時馬塘鄧家城旣陷霍丘方畏寇乘其虛飛語爲謠以惑其俗曰狐死首邱井闔多傳言之耆老曰果守不能保是矣守聞之益恐遂棄其城亡歸是日霍丘焚行未及郡會日暮使吏馳告副使以歸狀令得夜開壁吏至壁卒捍關不得入呼罵其卒副使立城上曰某得命於詔城晝受卽晝復之今守獨入而卒露無爲也如驅與俱來寧不知盜居其間得夜則禍成矣幸或止於郵平明關關介士陳兵夾道驗其號以入卒無敢越伍而趨居有頃守謫去詔以李將軍代將軍西出強兵臨萬勝城復以副使掌畱事明陟其能

得加侍御史是歲亞之東觀戰至壽春得副使之跡題之於署下以記行事之時云

鹽屋縣丞廳記

鹽屋通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阻渭短長之浦與山而近其野半爲澤故鼠倚稽而居雖善捕伐不能無傷於稼說者以爲漢孝武帝嘗夜出射熊於是而田人輒執畱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狠古爲難理時猶偏畏指諫卽稍罷然佞臣竟以帝耻不忘遂籍民人田爲五柞長楊矣今又徒甌越卒畱戍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稱護甸而三蜀移遊于其間市閭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桑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園皆募其傭藝之由是

富民豪農頗輸名買橫緩急以自敷匿冒名欺偷浮詐相糝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曹或不類莫能盡枉直之情也夫丞之職也贊宰之正以條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丞能得不可令丞也余從祖居之旣滿歲民諍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贊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南歷長楊至于射熊五柞訪其遺跡因退舍是邑遂悉論山川里俗之事題於丞之署

淮南都梁山倉記

汴水別河而東合于淮淮水東米帛之輸關中者也由此會入其所交販往來大賈豪商故物多遊利鹽鐵之臣亦署致其閒因擇官分曹以權庶貨而部貢之吏盡令鹽鐵

諸官校遣之疾徐用賞罰大梁彭城控兩河皆屯兵居卒食出官田而畝畝頗夾河與之俱東仰澤河流言其水溢而泥多肥比涇水四月農事作則爭爲之派決而就所事視其源綿綿不能通槁葉矣天子以爲兩地兵食所急不甚阻其欲舟艦曝滯相望其閒歲以爲常而木文多敗裂自四月至七月舟傭食盡不得前元和九年隴西李稼爲鹽鐵官掌淮口院病其涸滯思欲以爲救而乃與楊子畱使議之曰自閩越已西百郡所貢輳輓皆出於是以炎天累月之久滯於咫尺之地篙工諸傭盡其所儲不能賑十年之食只益奸偷耳幾或有終歲而不得返其家者今誠得十敖之倉列於所便以造出入計無憂也正月河冰始

泮盡發所欲而西六月之前虛廩而待東之至者矣如此則役者逸而弊何從生哉議定卽以狀白得其遂便於是稼度泗上卑溼無堪地遂剏庾於淮南都梁山十二年詔以誅蔡之師食窘促令鹽鐵所輓皆趨郟城下是時下淮南倉發春吏計春其工人曰春材必櫟若榆吏欲令工就山林翦市之稼曰天火方焚曰將焦萬家當頃刻之閒雖得弊穢之器奮濁汚之波百夫汲而揚之立足滅患如曰不然我欲利其器待我柘桂之杓致滂施之流操以救之彼言而後謀則然灰尙不可望而況全者今縣軍十萬旦暮不賑其爲急也閒不容釐今待與訪山求材然後用何異乎柘杓滂流之語耶其倉材所翦之餘大可以爲曰小

可以爲杵長可以爲杵之梁薄可以爲脞樞夾峙促命裁
之卽日而春成百具其餘來與吏分辨之先以家奴就役
次及郡吏各有差所春凡二十八萬石不涉旬俱得浮淮
而西矣十三年夏泗水大災淮溢壞城邑民人逃水西岡
夜多相掠奪更驚恐號呼而鹽鐵貨帛十餘萬萬囊之於
布緘用吏名載與渡貨帛無遺尺乃內倉中不能盈一敖
其餘皆廢仕家之急時余過泗上得其事故與悉論善濟
之方而著之以明其績

華州新葺設廳記

今天下邦郡之望莫與太華等然而公堂譙無別位顧几
硯與餼樂之具日更廢置於其閒寧地勢之要爲守者無

久畱於任而經慮莫及此乎隴西公爲守未滿歲郡中旣
治因窺其庶屋可攻者乃先問其吏之爲因何始也吏曰
累更其守耳公曰吏知其病哉夫几硯者公事之重器也
以宴而遷撤宴而復則居不得常守之更屢其不由此耶
且吏入公門望其居則必莊是几硯之處宜其嚴也今朝
徹而暮置事之者旣勞固以慢矣而況酒行樂作婦女列
坐優者與談謾搖笑譏左右侍立或銜哂壞容不可罪也
夫狎久則不敬豈吾之獨患其吏亦醜之明日解尤宇一
構於正寢西南隅塹其外數步土基之飾故材以鞅用垢
者磨其淄弱者承其輕決流於其所以便塗者補棟續楹
不涉旬而功就沼泚之濁隨而比矣嗟呼轉流爲安不費

而功吾知其由人長慶元年四月甲子吳興沈亞之仰公
之跡因請張文其下紀其功焉

隴州刺史廳記

昔制戎於西安瀚海之時而隴汧去塞萬三千里其處內
居安如此朝之命守猶以爲重地必拔其良能當時之務
其難者不過理寵門大家之田園陂池而已觀昇平之基
其需賢如此今自上邽清水已西六鎮五十郡旣失地地
爲戎田城爲戎固人爲戎奴婢顧隴涇鹽靈皆列爲極塞
而隴益爲國路凡戎使往來者必出此視其守由主人也
而言語威儀豈容易而處近世者朝之命守殆未能注意
耳今清河崔公承寵世仕安西軍司馬公生長於戎然而

神性傑異行賢智之路頗通諸書又能博九州山川之理
而國中之士知而仰者無幾人近歲西戎累犯塞前年今
上卽位欲以姻交北虜以輔中國上書言兩蕃之事天子
覽書以爲必能伺戎夷情故命使之今年拜守隴州拜之
日朝之卿士咸謂隴之得賢爲賀居郡而戎來者必憚愛
而去嗚呼何向之命守未能注意而今之郡守得其人賢
何向之知者無幾而今之稱者盈朝豈一郡之事有時而
理耶一郡之人有時而幸耶智者之道有時而用耶長慶
初余西視戎至于隴下聞郡人之所美故歷署而刻記焉

既余西歸友至于鞠不聞得人之視美姑烈醫而修治
既而一縣之人皆謂而幸相醫者之善有由而民服其
同向之朕皆無幾而今之無善盛陳豈一縣之善有由而
而志調和同向之命未始非意而令之德安其其人賢
日陳之職士知謂謂之善實為賢而德而來者必對
實善以氣必謂同是夷制姑命而之今半我官謂其
上鳴台為以歐文亦與以輔中國士清言而德之車天
而國中之士賦而心皆無傲人我誠西來而德之車天

沈下賢文集卷第五終

沈下賢文集卷第六

吳興沈亞之下賢

記下

櫟陽縣丞小廳記

便署所以接賓也櫟陽縣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山
東至于匈奴雜虜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遣之臣交
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頗瘠於擾費然而官客于出入往來
者則公賓為寡也夕館而晝饌自宰丞尉簿或不能支於
給饋而賓去嘗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侯者失理卒亂
辱殺之更自立新帥大臣皆進意請討圍其境之諸侯咸
會兵襲戰飛蹄走轡之奏傳呼相追而又降嫁匈奴中故

使者益至若是宜謂私賓不能加也然又遣使陳蔡許滑大梁彭城皆發卒戍北河督責米帛於兩江之閒使百郡所輓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人潼關日數十輩大者乘馬至百小者不下十餘郵馬盡死於道凡往來馬畜者無問其誰皆奪之故游宦客子俱湊道櫟陽中計其眾寡復與公賓之數相高矣是時櫟陽丞當公主降匈奴使及迎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宮貴御行餞于道侍嫁大臣從官御士亦數千人夕頓田氏遣承奉具以能不擾民一縣之吏稱善辦及歸乃計曰夫遊賓四時之來獨夏其爲稀耳且與理一署禮以待之然後以爲家之給與賓僕相等是豈有忿賓哉關既已賓之來視其館之窮罄雖勇寒猛餒必

抱愧自贖於所饗嗟呼隆否之跡由夫履也其構在公堂之左正寢西南隅其形類廂二閒覆厦於南陲其就在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解縣令廳記

國家自誅叛以來於今十年征徭息繁不勝於籍租權之法居閒爲民起橫縣令不得專以子養之化理之蒲鹽田居解邑下歲出利流給雍洛二州三十郡其所會買皆天下豪商猾估而奸吏踵起則解之爲縣益不能等於他縣矣鹽田主官用郎吏其佐貳下不出御史操法繩縻十九關於縣令而不得專但奉府曹侯長之教而已鹽田細吏皆縣民其田園雖業籍於縣而令不得親但以縣民之眾

馭之而已若是爲令與尤悔日爭焉苟非知良不能日脫於橫令者余之從祖也且滿歲而尤不及豈其厚於智乎而又招亡民還業者數百至於公堂便館葺飾者凡十餘構工不勞民又何多方也長慶二年余客其地因受命而書

櫟陽兵法尉廳記

尉之曹兵法居末兵法之任在天下郡首長之臣且難其理況畿之尉乎櫟陽瘠沃相半豪戶寒農之居三分以計而豪有二焉其父子昆弟皆卒名南北東西軍園衛雜幸之恃或籍書從事星臺樂局織館雕坊禽兒膳者之附而又勝女爲之盤絡是多類者非獨不得爲縣民之眾馭之

而已亦且馮緣蔓橫以業吞漁獄之所操動繫於此而禁局強曹垂攀于前援者持符以解之固能移情以貳法使終決不從理從高級下相承而邪而不能竟者尤還於尉其受役唯單產孱民月徵之一人輸徑宮門至於內廡遞漏嚴夜給事諸王家及池園大廡皆校尉遣之豈尉之無慮也永貞前諸畿自進士而得尉而昇班者十六七他人之尉而昇者百一二是尉皆摩心清視以事察決用以此自價朝之未以此市若是今雖統曹不能強尉於無當近世恩臣負幸惡其踵進自至卽自上約下以爲尉未足拜且塞譽排能使昇班之恩必有自令視尉之風益賤而今益輕矣由觀爲尉者俛俛自度民之吞者肆其懲弱者甘

其困奸者隙其欺邑是者畏其爲尤屬而決之其兵法之源使無撓濁其易乎哉其易乎哉古者盤盂有書蓋誠其當器受量不陷也鐘磬必銘勗其全聲有待也鑄鼎記刑子產之爲也尉也兵法之曹類此不復矣敢不有記故附署而屬誠焉

移佛記

元和四年三月五日杭州報恩寺長老與其鄉閭父子將徙故佛像歸復於其寺佛至乃饗長老使白其由於亞之而求詳錄焉沈子曰西域之有神教流于東域之中者其教像法其曰法者名曰佛自稱曰天人師世尊出其言亦曰經驗其經之說佛去世而後模其形焉像其真與眾瞻

仰之故法之言像由斯也其或範金鐵以爲之合土木以爲之堅之以脂膠飾之以丹漆五色然後形神儼然成其像舉其數體有爲尊而坐者有爲卑而拱立者有跪而如受教諭者有執樂而絃者吹者有具其形怪荷戈而勉強者有瞑目咤叱者模鬼神焉此爲像之外者也其性之旨爲戒慎正邪去惡爲濟渡力道盲聾警沈溺使民無不善如我仁誼慈惠然此爲像之內者也又說有已來之生來生之後爲福則福應爲禍則禍應因緣化而設其旨或由是舉域大敬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信佛之來於今八百餘年矣其間亦時神怪焉先天中其寺之佛事具足如向之稱者無何水火灾生民流沈溺於是邦其寺之佛事卑而

拱立者跪如受教諭者執樂而絃者吹者衛而荷戈叱者皆毀也散其宇皆落唯尊而坐者獨歸焉而存由是納去又重其莊敬焉數歲其鄉人後生敵惡者十誠其三四故此鄉之人思其功力復求而歸之與其敵惡誠而敬順之道明矣嗟呼忠信仁誼不舒信於人久矣而皆以己生來生之後因緣禍福之說化行焉余因長老請余記移佛之道遂得道教之所以意者欲使羣生隨其機以悟之其機高者性慧見其內像而覺發其心而能致其正其機下者其性同見其外變反其心而後歸其正是故精麤其內外之像以陳之

謫掾江齋記

謫掾沈亞之廨居負江方葦爲墻止於堤防之下堂序四闢異隅道門雖江風奔怒鷺瀆顧簷廡之間而拏緒不發方暑卽盡提枕簟假寐於佛域之中雖緇衣煩厭乃陽爲不省也一日謀解其西廂將面水以敞之而筆吏王扁前語之曰掾捧筆而食或不能給尙能及堂屋之爲乎且廨宇非久託卽更之得不爲尤矣况葦茅之葺輕弱易腐人人動歷歲時甍任再滿所用直使罄裝併食以爲之無所顧則郢壞阜磔而澤游木生多不能材漢流聳急束枳寡上縱有必修巨重價又不當是用苟若無易其故歟亞之曰誠爾也然則吾以爲肝者膽附庸其中爲棲魂之館故能專視而留意隨姿而啟情令漢流右吾之居不過

數步壅擁之患不得日覩由隣顏冉而不親其德也吾何能薄其實而厚其浮哉遂召工人庸人茅塗之者與計之磨淄洗故得充用者十五太守聞之與其薪十四其餘則搜翦補輔然後配材就構雖細短不委各輻輳以任一棟七柱助柅楣二桷覆厦狹廡重左而單右若翅之將翔然蕉旗竹簞分植叢列爲箒風篩月之餌方檻短折面江虛波炳嶂委霞影對彩紅碧幟捨奔給於所矚遠邇高卑龍苦交黨爲清霄曉爽之借暴陰色蒸雷扇蹈震神冶鼓焰如金繩騰趕摻綵戒于津爲颺燭揮鉞之駭蒼然頽雲若然漏曜倏閃態狀若笑若怒相爲端緒馮坐之中足以自廣時太和五年五月十九日也

杭州場壁記

國家始以輸邊事塞不足爲用遂鹽鐵榷沽爲助使吏分曹計其入於郡縣近利之地得爲院鹽場之署以差高下之等顧杭州雖一場耳然則南派巨流走閩禹歐越之賓貨而魚鹽大估所來交會每歲官入三十六萬千計近歲淮河之間頗聞其費自是汲利之官益重矣前年京兆韋子諒官始縣主簿有能名及秩謝當歸是時尚書職方郎崔稜爲楊子畱後始聞其所行遂邀署之旣到滿歲利權大登吏無敢怠與其爲縣主簿加勤也或謂亞之學史詞無苟故用是記焉

復戒業寺記

皇都左輔其屬縣朝邑縣令王鄆言能改作便民當有緇
衣遷寺戒業民不便鄆復之初蒲寇李懷光既虜其屬將
叛其散卒聚之長春宮城圍朝邑室廬皆殘燼寺宇益毀
其後緇衣以爲居近郭苦遊賓乃聚黨與謀遷之西岡縈
垣侵社地又治殿廡諸墓墳隴當其下者輒平去是時鄆
爲尉固止之緇衣之魁得他吏與交通爲助故尉終不能
制日縱其徒於民間爲禍福語以動惑之民無老幼男女
爭相率以奉所欲顧畏已後耳及鄆爲令乃元和七年也
明年召緇衣宿老師弟子與語曰緇衣之道非能逾仁誼
以無害故天子許畱國中前者緇衣無狀徙其居西岡之
上侵社地壞丘塚夫社國之尊祭也丘塚人之反本也今
而曹自爲其居侵壞之如是寧無害耶某昔爭之不得身
常慄慄抱痛願得自效以快意今能亟復之幸善不能亦
且論繫矣民聞之皆大喜故以其年十一月悉還其故九
年余適邯鄲走蒲關朝邑令爲具既酣前奉酒於余因請
以其事次于文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渭水東附河輸流逶迤於帝垣之後倚垣而跨爲梁者三
名分中東西天廩居最東內淮江之粟而羣曹百衛於是
仰給唯平輕重之準爲難卽主官不職其咎何如哉長慶
中得儒臣杜生以行御史主之能謹法整吏絕輕出重入
之尤明量信敘無先貴後賤之弊故官曹士衛之所仰給

沈集六
者如取之家食焉再歲加爲外郎因指其署曰夫渭津傍
控甸邑諸陵道左輔出入河東藩而公賓遊士過必臨我
我儒世家也宜飭宇俟賢以誠其敬今公齋陋允無足爲
禮於是盡去之募市其傑棟巨楹文梁勁桷旣已具構其
中可敘百榻而儒良至者必與講談其道隨其能否而梯
級之得久畱其下者雖孱車弊衣則名日彰矣今觀渭津
之舫開署宇爲嚴虛敞意者得無欲天下之士見其胷
中之曠大乎

沈下賢文集卷第六

4年10月



